

<<边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边城>>

13位ISBN编号：9787536052314

10位ISBN编号：7536052316

出版时间：2008年05月

出版时间：花城出版社

作者：沈从文 等,林贤治 编

页数：29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边城&gt;&gt;

## 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和新文学的诞生，迄今不足一百年历史，而且，整个历史进程非常的不平坦，有过许许多多压力和干扰、诱惑和禁忌；就整体而言，传统是短暂的、荏弱的，精神是匮乏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学习和吸收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其实，这也就是要求我们的精神还乡，返回到人的存在上来，回到新文学的源头里来，重振五四时代的“人的文学”的精神。

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需要飓风般的精神的推动，而这风暴，是由作家乃至周围人群的众多个体的战斗呼息形成的。

在这个转折的年代里，在沉寂已久而又代之以喧嚣躁动的此刻，英国文学的革新家柯勒律治写给他的朋友华兹华斯的信里有一句话，对于我们，可以说不失为一个警示和鼓舞。

他说的是：——必须同普遍的精神不振与顺应形势的状态作斗争！

《边城（小说卷2）》为（1917-2007）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小说卷二——边城，书中收录的作品有：沈从文的《边城》、《萧萧》；巴金的《复仇》、《化雪的日子》；张爱玲的《金锁记》、林海音的《惠安馆传奇》、《我们看海去》；师陀的《落日光》、《铁匠》等。

<<边城>>

作者简介

林贤治，广东阳江人。  
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午夜的幽光》，自选集《娜拉：出走后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等。  
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边城>>

书籍目录

沈从文边城萧萧丈夫巴金复仇化雪的日子张爱玲金锁记路翎饥饿的郭素娥师陀落日光铁匠说书人林海音惠安馆传奇我们看海去

## &lt;&lt;边城&gt;&gt;

## 章节摘录

沈从文 边城 一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

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

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

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

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

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面横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

船将拢岸时，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

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

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之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

谁要这个！

”但不成，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酬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要把钱的。

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

有时从神气上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这弄渡船的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说：“大哥，不吸这个吗？

这好的，这妙的，看样子不成材，巴掌大叶子，味道蛮好，送人也很合式！

”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随意解渴。

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

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

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

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

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

他唯一的朋友是一只渡船和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只那个女孩子。

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

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兵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

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

经过一番考虑后，屯戍兵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

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

事情业已为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

女儿一面怀了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依旧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

## &lt;&lt;边城&gt;&gt;

在一种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十三岁了。

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老船夫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

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缘引了竹缆，把船横渡小溪。

有时疲倦了，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

有时又与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与祖父一同动手牵缆索。

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

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

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噻使身边黄狗从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

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

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

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

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寂静。

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的攀引缆索，让船缓缓的过去。

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送队伍上山，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

且独自低低的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

茶峒山城只隔渡头一里路，买油买盐时，逢年过节祖父得喝一杯酒时，祖父不上城，黄狗就伴同翠翠入城里去备办东西。

到了卖杂货的铺子里，有大把的粉条，大缸的白糖，有炮仗，有红蜡烛，莫不给翠翠一种很深的印象，回到祖父身边，总把这些东西说个半天。

那里河边还有许多船，比起渡船来全大得多，有趣味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记。

二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

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

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五倍子。

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

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

河中涨了春水，到水脚逐渐进街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自家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等待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

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

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

涨水时在城上还可望着骤然展宽的河面，流水浩浩荡荡，随同山水从上游浮沉而来的有房子、牛、羊

## &lt;&lt;边城&gt;&gt;

、大树。

于是在水势较缓处，税关趸船前面，便常常有人驾了小舢板，一见河心浮沉而来的是一匹牲畜，一段小木，或一只空船，船上有一个妇人或一个小孩哭喊的声音，便急急的把船桨去，在下游一些迎着了那个目的物，把它用长绳系定，再向岸边桨去。

这些勇敢的人，也爱利，也仗义，同一般当地人相似。

不拘救人救物，却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使人见及不能不为之喝彩。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

白河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

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

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

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

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迫人眼目。

近水人家多在桃花水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袴，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

秋冬来时，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

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

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

正因为处处有奇迹可以发现，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地无一时不使人神往倾心。

白河的源流，从四川边境而来，从白河上行的小船，春水发时可以直达川属的秀山。

但属于湖南境界的，茶峒算是最后一个水码头。

这条河水的河面，在茶峒时虽宽约半里，当秋冬之际水落时，河床流水处还不到二十丈，其余只是一滩青石。

小船到此后，既无从上行，故凡川东的进出口货物，皆从这地方落水起岸。

出口货物俱由脚夫用桑木扁担压在肩膀上挑抬而来，入口货物莫不从这地方成束成担的用人力搬去。

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户。

（这些住户中，除了一部分拥有了些山田同油坊，或放账屯油、屯米、屯棉纱的小资本家外，其余多数皆为当年屯戍来此有军籍的人家。

）地方还有个厘金局，办事机关在城外河街下面小庙里，局长则长住城中。

一营兵士驻扎老参将衙门，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有军队以外，兵士皆仿佛并不存在。

冬天的白日里，到城里去，便只见各处人家门前皆晾晒有衣服同青菜。

红薯多带藤悬挂在屋檐下。

用棕衣作成的口袋，装满了栗子、榛子和其他硬壳果，也多悬挂在檐口下。

屋角隅各处有大小鸡叫着玩着。

间或有什么男子，占据在自己屋前门限上锯木，或用斧头劈树，把劈好的柴堆到敞坪里去如一座一座宝塔。

又或可以见到几个中年妇人，穿了浆洗得极硬的蓝布衣裳，胸前挂有白布扣花围裙，躬着腰在日光下一面说话一面作事。

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

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

在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自然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

但这些人想些什么？

谁知道。

住在城中较高处，门前一站便可以眺望对河以及河中的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纤夫。

## &lt;&lt;边城&gt;&gt;

那些纤夫也有从下游地方，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

船来时，小孩子的想象，应当在那些拉船人一方面。

大人呢，孵一窠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付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

这小城里虽那么安静和平，但地方既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故城外小小河街，情形却不同了一点。

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馆。

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了这条河街。

还有卖船上檀木活车、竹缆与锅罐铺子，介绍水手职业吃码头饭的人家。

小饭店门前长案上，常有煎得焦黄的鲤鱼豆腐，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卧在浅口钵头里。

钵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朱红筷子，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捏到手上，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

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故意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

又不是小孩子，还问人吃甜酒！

那么，酽冽的烧酒，从大瓮里用木滤子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桌上了。

这烧酒自然是浓而且香的，能醉倒一个汉子的，所以照例也不会多吃。

杂货铺卖美孚油，及点美孚油的洋灯与香烛纸张。

油行屯桐油。

盐栈堆四川火井出的青盐。

花衣庄则有白棉纱、大布、棉花以及包头的黑绉绸出卖。

卖船上用物的，百物罗列，无所不备，且间或有重至百斤以外的铁锚，搁在门外路旁，等候主顾问价的。

专以介绍水手为事业，吃水码头饭的，在河街的家中，终日大门必敞开着，常有穿青羽缎马褂的船主与毛手毛脚的水手进出，地方像茶馆却不卖茶，不是烟馆又可以抽烟。

来到这里的，虽说所谈的是船上生意经，然而船只的上下，划船拉纤人大都有个一定规矩，不必作数目上的讨论。

他们来到这里大多数倒是在“联欢”。

以“龙头管事”作中心，谈论点本地时事、两省商务上情形，以及下游的“新闻”。

邀会的，集款时大多数皆在此地；扒骰子看点数多少轮作会首时，也常常在此举行。

真真成为他们生意经的，有两件事：买卖船只，买卖媳妇。

大都市随了商务发达而产生的某种寄食者，因为商人的需要，水手的需要，这小小边城的河街，也居然有那么一群人，聚集在一些有吊脚楼的人家。

这种小妇人不是从附近乡下弄来，便是随同川军来湘流落后的妇人。

穿了假洋绸的衣服，印花标布的裤子，把眉毛扯得成一条细线，大大的发髻上敷了香味极浓俗的油类。

白日里无事，就坐在门口小凳子上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红绿丝线挑绣双凤，一面看过往行人，消磨长日。

或靠在临河窗口上看水手起货，听水手爬桅子唱歌。

到了晚间，却轮流接待商人同水手，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主顾，做生意时得先交钱，数目弄清楚后，再关门撒野。

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

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

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在岸上蹲着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

## &lt;&lt;边城&gt;&gt;

尤其是妇人，情感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那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

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那个男子在桅子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睬自己。

性格弱一点儿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儿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

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人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

若有多少不同处，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更于糊涂一点罢了。

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

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

同样做什长的，有因革命成了伟人名人的，有杀头碎尸的，他却带着少年喜事得来的脚疯痛，回到了家乡，把所积蓄的一点钱，买了一条六桨白木船，租给一个穷船主，代人装货在茶峒与辰州之间来往。

气运好，半年之内船不坏事，于是他从所赚的钱上，又讨了一个略有产业的白脸黑发小寡妇。

因此一来，数年后，在这条河上，他就有了八只船，一个妻子，两个儿子了。

但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

自己既在粮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

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

这人虽然脚上有点小毛病，还能泅水；走路难得其平，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

水面上各事原本极其简单，一切都为一个习惯所支配，谁个船碰了头，谁个船妨害了别人一只船的利益，照例有习惯方法来解决。

惟运用这种习惯规矩排调一切的，必需一个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

某年秋天，那原来执事的人死去了，顺顺作了这样一个代替者。

那时他还只五十岁，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故无人对他年龄怀疑。

到如今，他的儿子大的已十六岁，小的已十四岁。

两个年青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

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青人所能够作的事，他们无一不作，作去无一不精。

年纪较长的，性情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

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

两兄弟既年已长大，必需在各一种生活上来训练他们的人格，作父亲的就轮流派遣两个小孩子各处旅行。

向下行船时，多随了自己的船只充伙计，甘苦与人相共。

荡桨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二纤，吃的是干鱼、辣子、臭酸菜。

睡的是硬邦邦的舱板。

向上行从旱路走去，则跟了川东客货，过秀山、龙潭、酉阳作生意，不论寒暑雨雪，必穿了草鞋按站赶路。

且佩了短刀，遇不得已必需动手，便霍的把刀抽出，站到空阔处去，等候对面的一个，继着就同这个人用肉搏来解决。

帮里的风气，既为“对付仇敌必需用刀，联结朋友也必需用刀”，故需要刀时，他们也就从不上去失去那点机会。

学贸易，学应酬，学习到一个新地方去生活，且学习用刀保护身体同名誉，教育的目的，似乎在使两个孩子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气。

<<边城>>

一分教育的结果，弄得两个人皆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依势凌人。故父子三人在茶峒边境上为人所提及时，人人对这个名姓无不加以一种尊敬。

作父亲的当两个儿子很小时，就明白大儿子一切与自己相似，却稍稍见得溺爱那第二个儿子。由于这点不自觉的私心，他把长子取名天保，次子取名傩送。

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龃龉处，至于傩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傩送美丽得很。

茶峒船家人拙于赞扬这种美丽，只知道为他取出一个诨名为“岳云”。

虽无什么人亲眼看到过岳云，一般的印象，却从戏台上小生岳云，得来一个相近的神气。

<<边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